

戴笠與梅樂斯 (下)

(本文插圖刊第7、139、140、141頁)

●黃天邁(前駐巴黎總領事·駐彭共和國大使)

插手攪局羣魔亂舞

鄧諾文多次試探與軍統局合作碰壁後，仍不死心。他派遣海登博士(Joseph Hayden)及魯西(Al Lucey)二人到重慶，帶來戰略局委任梅樂斯為戰略局駐華協調員的委任書，以拉攏梅樂斯。海登二人提出「黃龍計劃」(Dragon Plan)與軍統局合作。戴雨農以二人關係複雜，與中共韓共都有往還。徵募遊擊隊員，由戰略局統帥指揮，又是奪權的老套。戴雨農告訴梅樂斯：此二人為不受歡迎人物。梅樂斯勸二人趕快離華。鄧諾文又一次觸礁，懷恨在心，種因日後一連串的反戴反梅行動。

中美所簽訂協定決定後，杜諾文反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s Marshall)贊成簽約。鄧諾文認為協定中所列情報、心戰、爆破、遊擊等都是戰略局工作範圍，不容海軍代庖。馬歇爾為安撫鄧諾文，主張列鄧諾文為協定副署人之一，僅次於海軍部長諾克斯。梅樂斯則予以戰略局駐華主任名義。鄧諾文打入中美所，使梅樂斯左右為難。中美所自成立至結束，無日不受鄧諾文之攪局困擾。

據梅樂斯瞭解，戰略局主管遠東事務人員多為國際冒險型人物。有所謂「中國老手」，大半是過去買辦階級及傳教士的後裔。他們思想頑固，視中國為次殖民地，鄙視中國人。中國事務組組長霍福曼(Clair Hoffman)律師出身，無軍事經歷，對中國文化習俗、政治民情，一竅不通。鄧諾文有這樣的班底，在中國一切都行不通。

鄧諾文想和戴雨農攤牌，他來到重慶去見蔣介石委員長，重申中國境內遊擊隊由戰略局統帥指揮的主張。蔣委員長要他去見戴雨農。鄧諾文意氣揚揚地去見戴雨農，戴雨農招待他住在神仙洞澗廬招待所。他住了四天，與戴雨農見面兩次。第一次談話，有梅樂斯、蕭勃和我在座。鄧諾文盛氣凌人，堅持他的主張。戴雨農說中美合作協定條文中並無遊擊隊由戰略局指揮之規定。條文規定中美所業務由主任副主任商定，原則上本所所屬各單位由華方指揮。協定未簽字前即已實行。美方人員語言不通，地形不熟，與隊員及支援掩護遊擊隊之民衆，有心理、生活、膚色的隔閡，何能指揮統帥。鄧諾文不服，怒氣沖沖，態度極不友善。事後他雖表示歉意，僵局未能打破。第二次談話時，鄧諾文說：「如中美所不與戰略局合作，戰略局將獨立進

行蒐集情報工作。」戴雨農說：「你可以試試看，看行得通行不通！」鄧諾文責備梅樂斯未能盡職，（指戰略局駐華主任）梅樂斯說：「我辭職。」鄧諾文說：「不是你辭職，是我開除你！」

鄧諾文在神仙洞受接待時由我陪伴。每早共進早餐，隨便談天。他說中共是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反對黨。我問他：「倘使美共和黨當權，民主黨武裝佔領城市，是不是還被視為政黨？」他無言以對。他又說中共軍隊抗日作戰甚力。我告訴他：「中共軍隊的守則是『七分壯大，二分妥協，一分抗日』，不信你問問梅樂斯。」他只報以苦笑。

鄧諾文回國後，派遣戈林上校（Joseph Coughlin）為中美所「第二副主任」，率領一批陸軍來華，參加中美所工作。這批人員不與海軍人員一起生活，膳宿分開，說要用「文明的」吃法，不用筷子。他們也搞訓練，一度往濱海地區視察，無戴雨農照顧，頓感寸步難行。他們有所要求時，戴雨農不說「不」字，只說：「讓我考慮考慮。」或「此事要請示蔣委員長。」戰略局奪權失敗，祕密向延安送秋波。延安說不和美帝特務來往，又碰了一鼻子灰。

史迪威桀驁不遜，妄自尊大。他企圖全權指揮中國軍隊，監督管理租借物資。他在華盛頓大肆活動游說。羅斯福竟以哀的美敦書方式致電蔣委員長。赫爾利大使認為電文有近侮辱，勸史迪威暫緩送閱。史迪威不聽勸告，親自將電報及譯文面交蔣委員長。蔣委員長閱後非常震怒，不便當場發作，說聲「知道了」，立即離開客廳。第二天蔣委員長召見赫爾利，要他電報羅斯福，立即撤換史迪威，否則影響中美邦交，阻礙共同抗日。赫爾利也主張撤換史迪威，羅斯福不得不電召史迪威回國。史迪威回國後，將滿腹牢騷向馬歇爾傾訴，大大影響了馬歇爾對我中央政府和中共的評估。

史迪威反對中美所組訓遊擊隊，他說那是陸軍的事。海軍應在海上活動，不能長期作「稻田海軍。」他主張由他統一指揮中美所屬下各武裝部隊。鄧諾文從中挑撥，史迪威對梅樂斯不滿。他在印度多方阻撓中美所物資運越駝峯，盡力減少應得噸位，致中美所所需的物資青黃不接。梅樂斯常往印度交涉，他說：「華方答應我們做的全都做到，我們的承諾往往落空，使美國丟臉。」史迪威說駝峯噸位以供應戰鬥單位為優先，中美所不是戰鬥單位。（！）梅樂斯說：「如果以噸位和中美所打擊敵人的成果相比，不成比例！」史迪威去後，魏德邁繼任，作風雖比史迪威圓滑，但對中美所仍仇視如故。他回國述職，遊說馬歇爾調梅樂斯回國，海軍將領羣起反對。金上將說：「未來海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全靠梅樂斯與戴笠合作。」魏德邁返華後，晉見蔣委員長，要求撤換梅樂斯。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座，不為他傳譯，魏德邁無計可施。

史迪威、魏德邁等攻擊中美所，是陸軍本位主義作祟。奪權不成，因而懷恨。美駐華大使館及美陸軍總部內左傾親共份子與風作浪，作中共的應聲蟲。大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John Davies）、盧登（Raymond Ludden）、三等秘書謝偉志（John Service）兼充史迪威陸軍總部政治顧問。他們經常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往還，並到過延安。他們向美國務院報告，指摘中國中央政府獨裁、貪污無能。中國共產黨代表絕大多數人民，主張組織聯

合政府，中共軍隊與國軍同等待遇。此類報告如雪片飛來，美國務院及羅斯福總統受其蠱惑，致使對華政策偏差。

當時赫爾利繼高忠 (Clarence Gauss) 出任駐華大使，是唯一不受中共蠱惑而支持我中央政府及中美所的駐華官員。他曾到中美所視察並檢閱中美所官兵。他和戴雨農相見恨晚，盛讚中美所的業績。他在歡迎宴會中發表演說，說破壞攻擊中美所的人幫助了敵人和共產黨。他以家鄉俄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的戰士吶喊 (War Cry) 大聲祝中美所戰鬥成功。他請羅斯福調史迪威回國，請國務院調戴維斯、謝志偉等回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回到華盛頓，他寫信給杜魯門總統，請辭駐華大使。信中有一段說：

美國對華政策未受國務院內職業外交官等之遵行支持。他們偏袒「中國武裝的共產黨」及帝國主義集團，希望中國分裂。他們告訴中共說美國政策不支持中央政府。除非由中共指揮，不可將軍隊交給中央政府。這些人是大使館館員及國務院遠東事務組組員。從大使館調回的人員又回到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成了我的上司！

赫爾利提到「中國共產黨」加上「武裝」字樣，示意中共不是政黨，是武裝叛亂集團而已。他在華盛頓公開談話說：「如將中國送給共產黨，等於放棄了東南亞。」

柯克海軍上將 (Charles M. Cooke) 曾於我抗戰勝利後訪華，面邀戴雨農去美國檢閱海軍。他給金上將一件備忘錄略稱：

反對戴笠的人就是反對中國中央政府的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外國集團。他們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好從中剝削榨取漁利。史迪威、魏德邁及戰略局在國務院有代言人，對新聞界有很大影響力。他們打擊中央政府和戴笠，破壞中美所。魏德邁回國述職時，主張調回梅樂斯，中國戰場情報工作由陸海軍聯合主持，不與戴笠合作。他們說戴笠是土匪頭子，地下活動，無惡不做，殘忍野蠻。種種指摘，皆與事實不符。中美所配合海軍在太平洋作戰，成果煌輝。戴笠主持之秘密工作全力抗日，消弭鎮壓國內暴亂集團，保衛國家及中央政府，有何不當！

生死交情永懷戰友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晴天霹靂，戴雨農遇空難殉職，梅樂斯時在華盛頓，專函軍統局弔唁：

戴將軍逝世，五衷悲痛，楮墨難宣。本人在華迭遭危難，幸戴將軍領導有方，得免隕越。本人常奉之為兄，今棄吾等而去，使人頓增無依之感。本擬即日返華，祇以某種困難，未克如願。惟本人神魂早已飛越重洋陪隨君等而侍吾老友之靈側矣。

梅樂斯所稱某種困難，乃馬歇爾不准美國高級軍官來華弔唁，以免刺激中共。戴雨農移靈靈谷寺公祭時，前中美所美方參謀長貝樂利（Irving F. Beyerly）代表海軍參加。梅樂斯於四個月後乘哥倫布號旗艦訪問中國海港，來到上海。我適在南京述職後北返過滬。經以無線電話與梅樂斯連繫，他駕小艇迎接我上他的旗艦。上艦後見艦長輪床頭有戴雨農生前與梅樂斯在藍太夫人左右侍立的放大照片。使我們想起與戴雨農舊誼，都不禁熱淚盈眶，相對唏噓。進餐時梅樂斯說舊友重逢，本應乾杯。不過自戴將軍死後就戒酒了。梅樂斯又說，據大使館武官處報告，延安曾為戴雨農之死舉行慶祝。使我想起谷正綱輓戴雨農一聯：

與統帥共安危十五年，簡冊試銘勳，合有鳳麟低首拜。

為國家倏奔馳三千里，雲霄驚銳羽，不堪狐鼠快心多！

谷正綱所謂狐鼠，除共產黨外，當然還大有人在。後來戴雨農安葬，梅樂斯由金上將特准來華參加祭奠，不勝悲痛。他告訴美國記者說：「美國在中國，再沒有比戴笠更好的朋友。」

梅樂斯夫人名薇露瑪（Wilma），在學校時外號比利（Billy）是男性名。梅樂斯在學校的外號是瑪珂（Mary）女性名。朋友們都用外號稱呼他們。夫妻性別顛倒，也算巧合。梅夫人於一九四三年聖誕節在美國接獲戴雨農所送的禮物時（繡花長襪），來函致謝，信中有句：「我深以外子有戴將軍這樣偉大的戰友為榮。」

梅家在美國馬利蘭州（Maryland）住宅客廳及臥室都掛滿梅樂斯在中國的照片，最多是中美所的照片。與戴雨農全家在保安及戴雨農獨立梅樹前的照片都已放大，特別醒目。一九六〇年，梅樂斯六十歲生日，先總統蔣介石送有壽屏，親題「同舟共濟」。梅家親友羣來觀賞，引以為榮。

梅樂斯於一九五八年退休，一九六一年因癌症去世。生前試寫回憶錄，追敘在華與戴雨農結交合作始末。他口述，夫人打字，未及定稿。身故後由好友丹尼爾（Hawthorne Daniel）為之整理，博克（Aleigh Burke）作序，以「另外一種戰爭」為書名出版。序文中有一段：

梅樂斯與戴笠將軍合作，彼此信任。因常被美國官員所誤解，使中美合作所未能獲得應得之支援。此輩美國人忙於支持中國共產黨以推翻中央政府。中美兩國未來友誼之堅固基礎，被中共宣傳所破壞無遺，非常可惜。

戴笠畢生為國家，抗戰時為盟軍所作之卓越貢獻，多已被人遺忘。乃遠隔重洋一美國戰友念念不忘，著書為之表揚辯誣。反觀我國國內竟有人喪心病狂，對死者誹謗誣毀。清夜捫心自問，能不愧煞……戴雨農逝世近五十年，狐鼠更形猖獗，令人聳鼓與悲。我一枝秃筆寫不盡往日辛酸。同道者賢，何以教之？

黃天邁「戴笠與梅樂斯」插圖（文見135頁）

- ①民卅四年抗戰勝利後戴笠（右）在天津接見美國海軍聯絡官。
- ②民四十四年，前中美所參謀長貝樂利海軍上校（中）訪台與黃天邁（左）、潘其武（右）在陽明山合影。





①戴笠在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會上講演時的神情。

②戴笠(中)與美國戰略局局長鄧諾文(右)、駐美大使館中將

武官蕭勃(左)合影。





①戴笠(左)對軍統局屬員講話時的神情，旁立者為王兆槐。

②民國卅四年忠救軍中美高級軍官合影，前排左一王春暉，左三馬志超，後排右一杜月笙，右四戴笠，右五梅樂斯。





① 戴笠(左)與梅樂斯(右)合影。

② 忠救軍的三位催生者，左起戴笠、杜月笙、陸京士。

